

晚上躺在床上翻阅叶兆言的《美人靠》，里面一篇《二十四年前那场大雪》唤起了我的回忆。记忆中的那场大雪虽已相隔二十八年，但仍还像一幅水墨画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那是一九八四年的初春，那天我和我们科长在汤山八三医院检查工作。八三医院是我所在部队的一个下属单位，当时我在政治部宣传科当干事。下午谈完事本打算在医院吃饭，这时我们副科长打来电话，说我父亲来部队了。那时通讯不像现在这样方便，父亲来之前无法与我联系。科长知道后立刻决定和我驱车回南京。

车刚上路，天上突然飘起了雪花，雪越下越大。我坐在吉普车副驾驶位置上，只见鹅毛般的雪花纷纷扬扬从车窗前掠过，粘在前窗玻璃上的刚被刮水器刮掉，很快又有更多的雪花扑上来。天渐渐地暗了下来，司机打开了大灯。光柱中，漫天飞舞的雪花像扑火的飞蛾窜来窜去；路边的房子和植物上，已是银装素裹，一派北国风光。

三四十公里的路，开了近两个小时。到市区营房时，已是万家灯火，副科长已将冷得直哆嗦的我父亲安顿在招待所住下。我问父亲为何匆匆赶来，他说的不放心我的复习考试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部队和地方都掀起了一股继续提升学历的热潮，军区后勤部决定组织一批年轻的干部到上海地方大学深造。在去上海复习迎考前，后勤政治部要对报名者进行摸底测试，筛选出有竞争力的和地方学生一起参加考试，以不丢部队的脸。得知这一消息，身为教师的父母亲欣喜万分。他们的三个儿子，由于生不逢时，一个也没上大学。最有希望上大学的我，高中毕业后下放当兵。待到恢复高考时，部队战士只能报考军事院校，且名额十分有限。一九七八年，我所在的连队有一个指标。当时我是班长，部队正要提拔我，我只好忍痛放弃，考试的名额给了班里的一个上海籍战士。他的基础很差，常拿着复习资料来问我，结果还是没考上。父亲心有不甘，寄了一套当年的考卷给我。我做了后寄给父亲，他请几个老师改了改，认为我好好复习一下，很有希望考上一所不错的学校。

次年我提了干，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。二弟学习成绩平平，三弟考上了部队院校，但只相当于中专（后来学校升格为大专）。父亲一直为我遗憾，特别是看到同事的孩子考上了大学，失落感更加强烈。建国之初，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父亲一腔热血，加入了教师行列。他热爱教师这项工作，加上受出身等因素的

我不知从何时开始与书结缘，记忆的闸门一打开，一幕幕往事便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浮现。

忘不了儿时的荒诞不羁：下河摸鱼虾，上树掏鸟窝，偷人家瓜果……好像谈不上与书有缘，全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莽撞和冲动。

17岁那年，踏出高中校门，我孤身来到上海，在建筑工地做小工，脏兮兮的工作服裹着疲惫的身躯，汗水和着泪水流淌，在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劳动中识尽了愁滋味。夜晚，我独自坐在美丽的黄浦江畔，清风吹乱了我的心，扪心自问：我要一辈子这样下去吗？心底里一个声音在呼喊，要读书，用知识改变命运。从那时开始，一有空闲我就找书摊买旧书回来拼命地看。同宿舍的工友说我是痴人做梦，我淡然一笑。工作之余读几页书，感到内心是那么充实，那么快乐，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舒坦。在上海一年多的打工生涯中，我每晚都是伴着书香而眠。

后来，我参军来到部队，开阔了眼界，目标更加明确，就是要学习学习再学习，走考军校这条路。我深深知道自己知识的贫乏，考军校简直是做梦，但我没有放弃，一有空闲就躲到无人之处读书。我的学习劲头感动了连长，他给我开了绿灯，晚上熄灯后可以继续看书，还特意给我安排了一间放杂物的屋子学习。战友戏称它是我的“三味书屋”——霉味、汗味、臭味（因为杂物房主要摆放连队农副业生产的工具，包括粪桶之类）。我坦言，有了书香，啥味也不怕。

21岁那年秋，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来到了武汉二炮指挥学院，开始了我的军校生活。我真能够徜徉在书的海洋里，尽情吮吸知识的乳汁。在军校我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，涉

厚重青霜  
鞭撻秋的大脑门  
深秋被初冬紧搂怀里

院外梧桐树梢上三四片叶  
冷风里响起母亲的叮咛

野旷天低  
麦子伸出绿色小手 迎接  
颓唐小草上滑来的刺骨

蒹霞苍苍

## 二十八年前那场大雪

□ 朱震

三人进入高考年龄时，又赶上了“文革”后期的学业荒。上大学，是父亲的一个心结，一个梦想。这次我有了这样的机会，父亲能不兴奋不紧张吗。所以他特地跟学校请了假，赶到南京来要帮我把几门课“拎拎”。

那场雪下得实在是大。第二天冰天雪地，部队全都上街铲雪，回来后父亲就帮我辅导。父亲是历史教师，但他教过语文、政治，还教过数学、俄语，是个多面手。语文一直是我的强项，历史地理我的基础也很好。在这之前，也就是一九八三年，我参加了江苏省首批自学考试，两门课哲学党史我都考出了八十多分的好成绩，所以我的历史课程在父亲提问了几个问题后就“免试”了，语文政治地理他也抽查了好多题目，我的回答同样让他放心。

接下来的几天由于雪下得太大，且气温太低，交通仍处于瘫痪状态，南京开往高邮及其他地方的班车全部停开。父亲白天就在我宿舍看书，我下班后就和我聊天。他和我说了很多以前我不知道的事情，说得高兴的时候开心地大笑，以往比较严肃甚至有点威严的父亲俨然和我成了朋友，帮我复习的事儿后来也就不提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交通逐渐恢复，我送父亲到中央门长途汽车站。看着父亲登上汽车的背影，我蓦地感到他有点老了，尽管他当时才五十三岁，但已不像我刚当兵时那般轻盈敏捷了。不知是这几天的深入交谈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父亲，还是为父亲开始变老而感到伤感，我的眼睛有点模糊了。

后来的测试，考试我没让父亲失望：军区后勤部组织的测试，我在一百多人中名列第二；在上海经过三个月的复习，我以超过录取分数线八十多分的好成绩进入了上海大学文学院，我的入学成绩在班上地方和部队学生中名列第三。拿到录取通知书时，父亲比我还高兴。两代人的梦想，终于在我身上实现了。

二十八年前的那场大雪，给了我和父亲有近一个星期的时间单独相处，让我有更多的机会认识父亲，亲近父亲。十七岁下放，二十岁当兵，离家前还懵懵懂懂，偶尔回家也没认真注意过父亲，我自己有了家庭后更是把注意力都放在老婆孩子身上，不知道爸爸妈妈始终在惦记着自己，牵挂着自己，更没想过他们已开始变老，他们在想什么，还需要什么样的乐趣。

谢谢那场雪。人间需要那样温馨的大雪！

## 书香伴我行

□ 李久强

书是我在沙漠中跋涉时的绿洲，给我干涸的心灵注入雨露和憧憬。书是我的良师诤友，给我勇气给我力量，给我热情给我信心。转业后，是书助我走上公务员的岗位。又是书让我工作得心应手，对生活充满自信。

古人云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对知识的渴求让我越发钟爱书，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。38岁那年，我决定参加自学考试，同事们都问我，你已经是本科了，又是公务员，何苦呢。我总是笑笑说，知识不够用啊。就这样，我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通过自考学完了南京大学法律本科全部课程，并顺利地通过论文答辩拿到了毕业证书。我开心极了，这种从心底溢出的喜悦是别人难以体会的。

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因为我爱读书，儿子耳濡目染，也爱上了读书。犹记得他呀呀学语时，总爱模仿我躺在床上看书，然后在书上圈圈画画。我和爱人惊讶不已，感叹父母真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。如今他也成了“小书迷”。为人父母者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高兴的呢！在我的影响下，爱人也嗜书如命。每当有朋友来访，都会情不自禁地感慨，你们家的书香味好浓。

我想，读书是在理想和现实中寻找一块诗意的栖居地。一个人如此，一个家庭，一个民族更是如此。时代发展日新月异，怎样让家庭与事业齐飞，亲情与友情共享，传统与时尚交融，知识与信息齐舞呢？唯有读书，书香伴我一路同行！

一腔思念化为飘飞白云  
芦花深处 野鸭嘶哑声  
清浅的水荡一片孤寂

荷叶蜷曲梦想  
残茎凌乱成傲骨

消瘦苗条的河  
蜿蜒初冬浪漫情愫  
拥抱期盼已久的小雪  
小雪飘飞的梦境里  
一个叫隆冬的老人款款走来

影响，故而一直没有机会进高校深造。后来他快要退休时，学校才开始评高级职称。因没有高校文凭，父亲差点被挡在门外。等到我们弟兄

很早以前，我就爱带小孩，后来是孙辈，到野外踏青，到公园赏绿，让他们融入自然，领悟自然。

一天，我正在摘大葱，孙子问：“奶奶买的大葱是碧绿的，你种的大葱怎么是红的？”偶然的稚语，坚定了我让他们接触实际的信念。我带他们看小区的绿化，到自家花园果园里身临其境，看蜂飞蝶舞，面对花草树木，触景生情。闲说成语、短句，奖励刚采下的枇杷、吃果品花。

春天，观盛开的红梅，赏怒放的迎春；夏天，看初开的月季，形美色艳，还有那点燃旷野的杜鹃，火红一片；秋天，看石菖蒲（剑兰）的一串串穗状白花，如荷如灯，如玉如蜡。孙子问：“这又是什么花？多好看！”我说：“木芙蓉。”它的花确是迷人，五瓣微重，敞开如杯，每片粉红渐黄，底部五粒豆大的深红，中心金色花芯，一花多色！冬日，梅前，我首先“抛砖”：“腊梅香去雪化时。”孙女嘴快：“万紫千红春回大地。”孙子接道：“春华秋实硕果累累。”是呀，近几年来，金秋门前确是满树石榴满树柿。感谢大自然的恩赐，礼赞大自然的神奇。东南角银杏挺立，东侧合欢的柔枝在清风中漫舞，几棵枝繁叶茂的香樟下绿荫处处。人们付出汗水辛劳，大地献出风景如画，果蔬遍野。我让他们明白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，互助互惠，而认识了解是前提。比如：仙人掌喜太阳，万年青爱树荫；叶蔫，干渴了，泛黄，浇多了。我们应多倾听绿色的呼唤，满足它们对光对水等的不同要求。（反之，逆向思维，可利用生长条件，加上掐顶芽、修剪等手段控制生长）。这里只是谈光。绝大多数生物包括人类生长靠太阳。看吧，小桃树歪着身子也要远离遮它的大树而见天日。小梨树朝阳面发达（都是渐变，与人相似，积习非一日）。我进一步让孙子对比观察：树荫下的大葱、茄子就是不肯结，怎么赶太阳呢？

人是自然的主人，办法有三：一是移栽，将荫处的作物挖进盆里搬到朝阳的院内外；二是盆子适时转动，如发明跟踪太阳自动调节更好；三是攀高，观察扁豆（金银花）靠藤缠绕，丝（南）瓜用卷须抓住他物，步步高。有的还互相抓缠。为啥拼高呢？满足向光性，它们本能地争取阳光（雨露）。举目望望樟树顶的奇观吧，且听它们的凯歌：“会当凌绝顶，树冠成软床，舒展千绿掌，酣享露和光，花开白云底，瓜结青帐间。”植物的攀缘习性

守候的岁月也会飘逝。犹如这密密春雨的篱墙封锁视线的花朵，而不见一只雨燕翻飞在记忆的天空。今夜，我又将寂寞而行。踏着星光泥泞的道路，去寻觅地深处处子般温暖的呼吸。我已经没有风景，回眸的幽幽是我最后的拐杖。温柔的灯光，常常是最美丽的杀手，而风雨却可以回固感情的围墙。我记忆里那流泪的雨燕，我将何时淌过夜色的河，流入你

守候的岁月也会飘逝。犹如这密密春雨的篱墙封锁视线的花朵，而不见一只雨燕翻飞在记忆的天空。今夜，我又将寂寞而行。踏着星光泥泞的道路，去寻觅地深处处子般温暖的呼吸。我已经没有风景，回眸的幽幽是我最后的拐杖。温柔的灯光，常常是最美丽的杀手，而风雨却可以回固感情的围墙。我记忆里那流泪的雨燕，我将何时淌过夜色的河，流入你

守候的岁月也会飘逝。犹如这密密春雨的篱墙封锁视线的花朵，而不见一只雨燕翻飞在记忆的天空。今夜，我又将寂寞而行。踏着星光泥泞的道路，去寻觅地深处处子般温暖的呼吸。我已经没有风景，回眸的幽幽是我最后的拐杖。温柔的灯光，常常是最美丽的杀手，而风雨却可以回固感情的围墙。我记忆里那流泪的雨燕，我将何时淌过夜色的河，流入你

守候的岁月也会飘逝。犹如这密密春雨的篱墙封锁视线的花朵，而不见一只雨燕翻飞在记忆的天空。今夜，我又将寂寞而行。踏着星光泥泞的道路，去寻觅地深处处子般温暖的呼吸。我已经没有风景，回眸的幽幽是我最后的拐杖。温柔的灯光，常常是最美丽的杀手，而风雨却可以回固感情的围墙。我记忆里那流泪的雨燕，我将何时淌过夜色的河，流入你

很早以前，我就爱带小孩，后来是孙辈，到野外踏青，到公园赏绿，让他们融入自然，领悟自然。

一天，我正在摘大葱，孙子问：“奶奶买的大葱是碧绿的，你种的大葱怎么是红的？”偶然的稚语，坚定了我让他们接触实际的信念。我带他们看小区的绿化，到自家花园果园里身临其境，看蜂飞蝶舞，面对花草树木，触景生情。闲说成语、短句，奖励刚采下的枇杷、吃果品花。

春天，观盛开的红梅，赏怒放的迎春；夏天，看初开的月季，形美色艳，还有那点燃旷野的杜鹃，火红一片；秋天，看石菖蒲（剑兰）的一串串穗状白花，如荷如灯，如玉如蜡。孙子问：“这又是什么花？多好看！”我说：“木芙蓉。”它的花确是迷人，五瓣微重，敞开如杯，每片粉红渐黄，底部五粒豆大的深红，中心金色花芯，一花多色！冬日，梅前，我首先“抛砖”：“腊梅香去雪化时。”孙女嘴快：“万紫千红春回大地。”孙子接道：“春华秋实硕果累累。”是呀，近几年来，金秋门前确是满树石榴满树柿。感谢大自然的恩赐，礼赞大自然的神奇。东南角银杏挺立，东侧合欢的柔枝在清风中漫舞，几棵枝繁叶茂的香樟下绿荫处处。人们付出汗水辛劳，大地献出风景如画，果蔬遍野。我让他们明白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，互助互惠，而认识了解是前提。比如：仙人掌喜太阳，万年青爱树荫；叶蔫，干渴了，泛黄，浇多了。我们应多倾听绿色的呼唤，满足它们对光对水等的不同要求。（反之，逆向思维，可利用生长条件，加上掐顶芽、修剪等手段控制生长）。这里只是谈光。绝大多数生物包括人类生长靠太阳。看吧，小桃树歪着身子也要远离遮它的大树而见天日。小梨树朝阳面发达（都是渐变，与人相似，积习非一日）。我进一步让孙子对比观察：树荫下的大葱、茄子就是不肯结，怎么赶太阳呢？

人是自然的主人，办法有三：一是移栽，将荫处的作物挖进盆里搬到朝阳的院内外；二是盆子适时转动，如发明跟踪太阳自动调节更好；三是攀高，观察扁豆（金银花）靠藤缠绕，丝（南）瓜用卷须抓住他物，步步高。有的还互相抓缠。为啥拼高呢？满足向光性，它们本能地争取阳光（雨露）。举目望望樟树顶的奇观吧，且听它们的凯歌：“会当凌绝顶，树冠成软床，舒展千绿掌，酣享露和光，花开白云底，瓜结青帐间。”植物的攀缘习性

守候的岁月也会飘逝。犹如这密密春雨的篱墙封锁视线的花朵，而不见一只雨燕翻飞在记忆的天空。今夜，我又将寂寞而行。踏着星光泥泞的道路，去寻觅地深处处子般温暖的呼吸。我已经没有风景，回眸的幽幽是我最后的拐杖。温柔的灯光，常常是最美丽的杀手，而风雨却可以回固感情的围墙。我记忆里那流泪的雨燕，我将何时淌过夜色的河，流入你

守候的岁月也会飘逝。犹如这密密春雨的篱墙封锁视线的花朵，而不见一只雨燕翻飞在记忆的天空。今夜，我又将寂寞而行。踏着星光泥泞的道路，去寻觅地深处处子般温暖的呼吸。我已经没有风景，回眸的幽幽是我最后的拐杖。温柔的灯光，常常是最美丽的杀手，而风雨却可以回固感情的围墙。我记忆里那流泪的雨燕，我将何时淌过夜色的河，流入你

守候的岁月也会飘逝。犹如这密密春雨的篱墙封锁视线的花朵，而不见一只雨燕翻飞在记忆的天空。今夜，我又将寂寞而行。踏着星光泥泞的道路，去寻觅地深处处子般温暖的呼吸。我已经没有风景，回眸的幽幽是我最后的拐杖。温柔的灯光，常常是最美丽的杀手，而风雨却可以回固感情的围墙。我记忆里那流泪的雨燕，我将何时淌过夜色的河，流入你

守候的岁月也会飘逝。犹如这密密春雨的篱墙封锁视线的花朵，而不见一只雨燕翻飞在记忆的天空。今夜，我又将寂寞而行。踏着星光泥泞的道路，去寻觅地深处处子般温暖的呼吸。我已经没有风景，回眸的幽幽是我最后的拐杖。温柔的灯光，常常是最美丽的杀手，而风雨却可以回固感情的围墙。我记忆里那流泪的雨燕，我将何时淌过夜色的河，流入你

## 融入自然 领悟自然

□ 黄学根

我引孙子女参观，将竹竿、树枝绑在树旁，搭脚手给藤导向，爬高了再加长竿，直至能上树。或将修剪下的大树杈枝倚墙固定，让藤爬上。或用绳牵法，有趣的是，人不可不用爬高，而用“投篮”系绳法，小砖装塑袋，系绳端“投篮”，砖袋越过高枝上方，下坠，抓在手上的一端拴藤，让其爬绳上去。孙女见状乐了！区别是缠绕的藤是实心的，而靠卷须抓爬的藤是中空的，不必担心过重的藤蔓将卷须拉断。造物主的神机妙算，令人佩服。那开阔地上的南瓜，卷须换岗了：它们紧抓住草，固藤抗风，以适应环境。孙子问：“那么高怎么摘？”我答：“山高人为峰，你不是也爬过树的吗？生命是昂扬向上的！”

上初三，孙子明白了，正是在阳光照射下，植物体内的叶绿素将水与二氧化碳合成有机物，结成果实，排出氧气，花园果园成了天然的氧吧。争抢阳光是为完成光合作用，育种传宗，给人（鸟）以果实。因此，我们不能只看到，草欺豆苗或则蛇缠青蛙，伤感于物种间有竞争相克的一面（由于繁殖能力不同，加上人为因素，可达生态平衡）。也要看到诸如雀吃桑椹代播种，蜜蜂采蜜帮传粉等美事。因而物种间还有相依相偎的一面，且后者是主旋律。无疑，伟大的自然，是洋溢友谊的舞台，是呵护生命的摇篮！

我们应当善待自然！然而人们赏花品果、饱览风光时，往往冷落了地下的根：我却另有心意，带孙子到了几棵樱花树下，一睹它们半裸地表的根，粗细不一，蜿蜒曲折，伸向八方，长的达数米。至于地下的，移树方知难，没几个强劳力，挖几个小时一身汗，休想撼动它。人也是如此，要想成为栋梁之才，就得牢牢打好深厚的基础。

根，尤其是主根是伤不得的。我让孙子比较两棵柿树：东衰西盛。原本一样，东边的移植时主根受损，叶成倦怠。根是立身之本，根深不怕风狂！

根是生命的载体。我告诉孙子，已衰竭的滴水观音柱状块根被丢弃在墙沿处，数月之久竟梦幻般地冒出4棵小苗，大的已落地生根。我狂喜！哦，墙根蔽荫，靠落水管的滴水滋润，又是泥土地而非水泥地，真是命大！

珍惜生命吧，莫轻言弃。在困难中抗争，迎接明媚的春天！

## 流泪的雨燕（外一篇）

□ 严长明

守候的岁月也会飘逝。犹如这密密春雨的篱墙封锁视线的花朵，而不见一只雨燕翻飞在记忆的天空。今夜，我又将寂寞而行。踏着星光泥泞的道路，去寻觅地深处处子般温暖的呼吸。我已经没有风景，回眸的幽幽是我最后的拐杖。温柔的灯光，常常是最美丽的杀手，而风雨却可以回固感情的围墙。我记忆里那流泪的雨燕，我将何时淌过夜色的河，流入你

守候的岁月也会飘逝。犹如这密密春雨的篱墙封锁视线的花朵，而不见一只雨燕翻飞在记忆的天空。今夜，我又将寂寞而行。踏着星光泥泞的道路，去寻觅地深处处子般温暖的呼吸。我已经没有风景，回眸的幽幽是我最后的拐杖。温柔的灯光，常常是最美丽的杀手，而风雨却可以回固感情的围墙。我记忆里那流泪的雨燕，我将何时淌过夜色的河，流入你

守候的岁月也会飘逝。犹如这密密春雨的篱墙封锁视线的花朵，而不见一只雨燕翻飞在记忆的天空。今夜，我又将寂寞而行。踏着星光泥泞的道路，去寻觅地深处处子般温暖的呼吸。我已经没有风景，回眸的幽幽是我最后的拐杖。温柔的灯光，常常是最美丽的杀手，而风雨却可以回固感情的围墙。我记忆里那流泪的雨燕，我将何时淌过夜色的河，流入你

守候的岁月也会飘逝。犹如这密密春雨的篱墙封锁视线的花朵，而不见一只雨燕翻飞在记忆的天空。今夜，我又将寂寞而行。踏着星光泥泞的道路，去寻觅地深处处子般温暖的呼吸。我已经没有风景，回眸的幽幽是我最后的拐杖。温柔的灯光，常常是最美丽的杀手，而风雨却可以回固感情的围墙。我记忆里那流泪的雨燕，我将何时淌过夜色的河，流入你

文游台

刊头题字：殷旭明 责任编辑：居永贵